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 
第七十三回 澹然空水帶斜暉

在玄天之界，夕陽餘暉映得下方舒捲如濤的白絮金光粼粼。遠處青巒攢翠，飛閣重重，眼前碧樹紅欄，綠茵如褥，時有黃蜂彩蝶，翩翩仙舞。叢叢翠竹蒼松中一亭微露，四週輕霧浮沉，隨風自旋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、法蒂瑪、風不懼，和傻道長、痴仙子及錢昆八人，在層次櫛比的飛簷迴廊之中，或坐或立，互道過去未來，談得不亦樂乎。

眾人言談間，法蒂瑪難得開口，這時卻突然有感而發：「若夢仙子和木中人願回都天寶籙本在意料之中，空虛四兄弟才真正難得，寧可回去相陪。」

衣紅笑道：「法仙子是想說，這四個傢伙太不識相，煩死人了。」

左非右當然幫法蒂瑪說話：「小妮子又在讀心了，只怕是自白吧？」

衣紅娥眉一挑：「是呀！大君子難過了！」

錢昆說：「這空虛四兄弟身世可憐已極，師父本來無意收錄，是若夢師妹據理力爭，說仙家無分辨之心，不應歧視他們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其實人各有用，若非他們四兄弟，都天寶籙早已落葉滿庭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難道仙界還需要掃地？」

衣紅笑道：「這還要問？落葉是什麼？掃地掃什麼？」

文祥自知失言，解釋道：「我是說我打算……」

衣紅搶道：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！你打算去天庭當長工？想得真美！人間的活都幹不完，你想開溜？」

文祥面紅過耳，法蒂瑪連忙解圍說：「那衣姐有什麼打算？」

衣紅說：「陪著你們呀！煩死妳！」

痴仙子也笑了：「紅妹那滿口伶牙，百年來都沒變過。」

衣紅一臉失望，說：「真的？怎麼幾百年了還磨不利？」

左非右忙道：「夠了！再利一點就變成小紅鯊了！」

錢昆說：「世事真是物物相制，性性相生。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楊戩在人間時養了一隻小狗，他成仙以後，小狗也飛升天庭。結果在天上照樣吃米田共！」

衣紅瞪他一眼，說：「左哥真是留學天庭歸來的，見多食廣，從沒聽說天上的神仙還要種米拉屎的！」

左非右正要發難，卻聽杏娃大聲對眾人說：「仙家樂，樂如何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哇！另一個剋星也來了，怎麼來得這麼遲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何曾離開過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道家仙境，又不是太空。」

杏娃說：「有人得道啦，難道我連楊戩的小狗都不如？」

衣紅說：「哎呀！這怎麼辦？當局要侵犯天庭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用不著，空虛無界，境界等深。」

這下子不僅是衣紅，人人聽得難以置信。

文祥忙問：「杏娃，妳是自己領會的，還是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至少不是作業上的，也不是抄襲來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那麼自信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查遍古籍，沒人這樣說過。」

衣紅故意賣關子，說：「可惜呀可惜！」

杏娃問：「可惜什麼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紅妹不要苛求，學道之人幾千年都難到杏娃的意境！」

杏娃問：「我達到什麼意境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意境是各人主觀的領略，何必比較呢？」

杏娃又問：「那我更不懂了，如果是各人主觀的，怎麼大家都在一起？」

「因為彼此境界略同。」

「略同？總有不一樣的吧？」

「當然，要完全一樣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我懂了，怪不得我有上百億化身，無一全同。」

「全同是目標，要不斷提升才能達到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現在才理解師父的心意。」

「你師父？不二老人？什麼心意？」

杏娃忙轉移話題，說：「人類議會來通知了，你們五人要出庭。」

文祥追著不放，說：「話不能只說一半，先談你師父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小瞧作證的事，弄不好人類議會要復辟了。」

文祥有些不信：「有那麼嚴重？」

衣紅問：「真是那部電影惹的禍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只是表面的理由，真正的起因還是我們那個玩具模型，有位議士發現這是很有利的話題，打算炒做一番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倒是好事，紅妹出的點子果然不錯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見得是好事，很可能成為反對我們的藉口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是說有人不在乎地球毀滅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有人說那是因為我們無能。」

衣紅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是誰說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四個議士，他們都有這種看法。」

衣紅說：「四個？那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四個人影響力很大，他們還有附從的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能不能把資料調給我們看？」

杏娃說：「要看誰的資料？」

衣紅說：「知己知彼，擒賊擒王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個次級問政集團，近年才崛起，為首的是肯特吳，華裔美人，另外一個美國人，一位英國人和一位印度人。妳要所有的資料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妳先做功課吧！我們仙氣還沒有鬥盡哩！」

在人類議會中，肯特吳是新科議士中舉足輕重的人物。大多數的議士不過藉這個職位，撈得足夠的好處，就心滿意足地享受人生去了。肯特吳則不然，他把當議士看得和演戲一樣好玩，他的哥哥亞當吳則是當然導演。只要找到能炒作的題材，兄弟倆總要轟轟烈烈地大炒大玩一番。幾年來的慘淡經營，在議會中已有一些影響力。

肯特吳的父親吳福，是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從中國赴美的自費留學生。他沒有混到學位，卻混得一位美國女郎，結婚後入了美國籍，生了二子一女。

吳福是第三代中國移民，所謂第一代是指早期中國貧弱時，赴美國打工的一代，他們靠洗衣店與餐館謀生，一直被美國主流社會排斥，環境相當艱苦。第二代是台灣、香港等地，赴美留學不歸的學生，這一代經濟環境小可，都受了良好的教育，成為社會中堅。第三代則指自八〇年代以後，中國經濟開放，港台也躋身小康之境，父母紛紛將子女送到美國，不是為了鍍金，而是去做萬公。

中國幅員廣大，人口眾多，要做生意，處處是機會。加上中國人傳統的士大夫觀念，不論在哪裡，總把教育放在首位。正好趕上資訊時代來臨，在美國的中國人幾乎一半以上都以資訊事業維生，而且都相當成功。

學生時代的吳福書沒有讀好，但家族中政商關係不錯，在美從事資訊產品的貿易，事事順遂。不過人生往往有一得就有一失，生活太優裕了，他那位美國夫人難耐春閨寂寞，姘上情夫，盜領了吳福一大筆存款，雙雙逃逸無蹤。

受到這個打擊，吳福面對著三個由三歲到六歲的兒女，這才發現人生如夢。他毅然把生意交給夥伴，全心全意在家中照顧三個無辜的孩子。

由於此時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有了力量，美國極右勢力不能忍受。由輿論起到政客的推波助瀾，在一九九八年有了政治獻金案，次年的考克頓核子機密風波，華人核子科學家李文和被誣為間諜。二〇〇二年又有資訊爭端、人權風波、生命基因研究室洩密等事件。在一連串的迫害下，華人心態開始醞釀，終於人間天堂褪色了。

第一代移民因為語言不通，終生理沒在小圈子中，後代深受其苦，只想做個好美國人。第二代移民多具有高學歷，已經踏入美國主流社會，卻沒有歸屬感。子女只會說英語，偏又嚮往根源，搖擺在十字路口。第三代完全相反，他們經濟獨立，有強烈的民族觀，堅持子女學習中國文化，而且隨時有回中國的打算。

吳福為了教育子女學習中文，煞費苦心，他發現孩子們喜歡看一個幼教師目「芝麻街」，他就編了一些劇本，教導子女演戲，趁便學習中文。這種方法效果奇佳，一家子都成了戲迷，每天與電影電視為伍，只是吳福堅持，演戲時一律要用漢語。

由於在美國生活，兒女都要有個英文名字，他就依英文字母排序，長子吳常性，由A開始，取名亞當（Adam），又叫亞當吳。次女吳常意，用B叫比莉（Billy）；第三個小兒子吳常理，用C便取名肯特（Cante）。

亞當吳喜歡當導演，常在家裡導戲。小他兩歲的妹妹比莉一心只想做演員，愛美愛得如痴如狂，其他一概不聞不問。肯特吳是老三，從小乖巧聽話，只是太好吃，不論要他做什麼，都得用吃的來賄賂。

吳福不是作家，也沒有創造天分，他卻能源源不絕地編了十多年的連續劇。編得好不好需要評鑒，而評鑒則需要判斷力。誰有判斷力呢？世上有誰不是「人云亦云」？專家說好才算好，可是誰來做專家？當然是學校及一些專業機構。果然如此，學校每年送出成千上萬的高材生，世上豈不全被好作品塞滿了？

事實剛剛相反，學校只能教導基本的知識，專業機構則負責處理技術。而不論多好的技術，都只能解決局部的問題，其他尚待磨練、經驗加以充實。劇本相當於一種精煉的人生縮影，好的劇本成之於天，是大自然利用人間事物演繹出來的排列組合。

在人類文明中，思想的境界最高，高到只有登上巔峰的人才能領會。文學的境界完整而透澈，通過她，人們才能相互理解與溝通。然而文學的媒介是文字概念，不僅作者需要長時期的培養方能掌握，更有賴讀者的理解認知。只有行為動作是直接的，藉著圖形與影像，能如水銀洩地般，直接流入人們的心中。

二十世紀科技發達，影音的記錄與運用已成為社會機能的一部分。人們仰賴感官刺激，直截了當地激發行為，在無限增長的資訊中，人的智力來不及成長，淺灘式的文化因而大行其道，結果人人追求速效，事事要多要快。

長久以來，人類求生之道不外乎消除生理的飢寒與心理的恐懼。然而身心本是一體的兩面，當痛苦逐一消失，無限的空虛便趁隙而入。人們不知所措，想方設法以各種「娛樂」或「職責」轉移注意力，消磨漫漫歲月、迢迢人生。

當社會越來越繁榮，人心虛空越來越嚴重之際，人生似乎成為多餘的累贅。有人繼續以滿足感官的方法，不斷增加娛樂的聲色強度，用另外一種嗎啡填補心靈。也有人充分瞭解人生的本質，從宗教出發，讓人遠離煩惱，回歸空無。

然而人類感知上的需求，並非無意義的偶發事件，而是宇宙進化必經的道路。人類只是一種物質與精神的介面，必須徹底溝通每一個時空流程的細節，才有可能維繫宇宙穩定的架構。這種溝通，比如生理上的飢渴飽暖，心靈中的安危親疏，意識上的虛實有無等等，在在都是整體與涓滴之間的真實記錄。

在涓涓細流中，一清風就能擾動渾濁的沉澱，足夠細魚小蝦翻騰不止。而這些看似細小的生命體，卻是構成整個龐大生態的基礎。

人間亦然，能力低弱的人一旦能照顧自己，就開始繞著私利轉圈，充分顯現出其維生的本能。他們是社會的底層，反映出水流的動態，其意識職責便是「東家長西家短」，每天聒噪不停，活著只是做個傳聲筒。

個人的人生觀有如流水一般，沿著固定的河道行進，看上去波濤洶湧，卻是起落有致。有時在河床上滾滾而流，有時卻潛入地底，有時氣化登天，有時又匯落如雨。不論如何幻化，水始終遵循著幾個不變的準則。人性亦然，人生觀就是人性的結果。

短暫的人生，以個人有限的經驗，怎能認識無垠的宇宙？所幸基於人性之常，有心人將自己的生活體驗記載下來，供他人參考。這種記錄很多，或札記、隨想，或遊記、小說，各有特色。而最完整生動，且能代表客觀認知的，首推戲劇劇本。

世界上最成功的劇作家，首推英國的莎士比亞，他寫的劇本部部空前絕後，無人能企及。然而他的劇本以在一固定舞台上演出為主，格局變化不大。二十世紀電影電視問世後，開啟了影音系統的序幕。人們可以安坐家中，隨時欣賞螢幕上悲歡離合的人生。

戲劇是指一種遊「戲」，其變化「劇」烈，能令人沉醉其中，有若經歷了另一段真實的生活。尤其全部事件經過濃縮裁處，精簡扼要，完全擺脫了時空的約束，如幻似真。從這些過程中，觀者的生活充實了，視野增進了，思維的範疇也擴大了。

人性的特徵之一，就是以自我為出發點，有了親身經歷，然後才能瞭解認知。唯有在認知後，人智才開始累積。這時，各人會根據自我的經驗，針對當前的狀況，作出最有利的選擇。除非腦筋固化，反應遲鈍，古今中外，人人喜愛戲劇。

在影音技術成熟之前，戲劇的功能不彰，只能提供娛樂或打發時間。而對尚在追求生存的人類而言，娛樂是一種奢侈的行為。等到技術成熟了，人的生存問題也解決了，戲劇便堂而皇之地晉昇主流，無人無日不沈湎在聲色變幻之中。

不幸的是，在商業掛帥的現實下，青少年因家長的溺愛，成為最重要的主顧。為了取悅那些天之驕子，戲劇變成了笑鬧，藝術淪為玩樂。劣幣驅逐良幣，文化水準一天一天下滑，社會價值觀日益墮落。

在世紀初，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全自動的動畫編輯系統。到了二〇〇四年，該系統的影像、動作已幾可亂真，後來的虛擬實境即源於此。在這個系統下，只要事先備妥三維圖像（或繪製或用真實形像，由辨識系統處理）諸如角色、道具、場景等，再加上劇本，影片就可即時放映。

這是人類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頁，因為千百年來，人文界不事物質生產，一向是社會的寄生者。人文作品的價值受到現實環境的左右，真正有思想、有氣節的人很難突破重圍，發揮力量。嘩眾取寵之輩叱吒風雲，讓世人誤以為「人文」不過如斯。

以這個系統攝製影片，只是一個人的工作量，成本尚低於印一本書。比起以傳統方式拍一部中等水平的電影，成本更相差了一億倍！而當中間的剝削階層剷除後，才是言之有物的人文學者出頭之日，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發揚光大的契機！

只是人文不是技術，沒有速成之道。人一定要累積了足夠的經驗，先觀察身邊發生的事件，並瞭解其中的體用因果，才寫得出言之有物的作品。

所以人文思想的成熟，還要等到二〇一一年以後。在這之前，曙光初現，遠山近樹，不過是些有層次的陰影罷了！

最初吳福的劇本只是將每天的生活瑣事當作故事講，他發現那種天倫之樂，竟是極高的享受。對一個父代母職的單親家庭而言，男孩子調皮，女孩子驚扭，其辛苦不喻可知。吳福絕口不提下堂妻，子女最初還好奇地問上一兩句。等年紀漸長，大家都學會了將心中的傷痛隱藏起來，而且都掩飾得很成功。

這其中的根本原因，正是戲劇的魅力所在。人生事件就像各種材料，而戲劇則是指導烹調的食譜。再珍貴的原料，對不懂烹調的人來說，怎麼煮都是暴殄天物。相反的，巧手行家可以用最普通的原料，調配出天下最可口的美味。

亞當吳在聽了父親娓娓道來的瑣事後，為了取悅父親，運用他的巧思，指導弟妹合力演出父親的劇本。他們買了錄影設備，拍了很多家庭電影，其中還不乏成熟的作品。

前述那套自動攝製的動畫系統，在初並未受到美國市場的青睞。那是因為說故事、講思想不是美國人的專長，他們太迎合市場，強調聲色的變化，極力追求刺激感官。而要善用這套系統，必須先有社會責任與長遠的計劃，以及思想表達及人性溝通的目的。否則資源無法連續利用，就喪失了成本低廉的優勢。

漸漸地，新觀念被接受了，本世紀美國純娛樂市場開始沒落。人們發現在影音中學習新知，是一種既愉悅又有成效的樂事。學子有最理想的學習機會，工作者有優良的助手，休閒者有最解語的伴侶。於是需要量大增，各類人才競相投入。

人類文明的高峰，是全民的參與，是知識的總匯。當理想的工具齊備了，應用的觀念及技術成熟了，便是完成金字塔的最後階段。

亞當吳本來打算進軍電影界，做個專業導演。等他看清楚整個局勢，才知時不我予，以真人實景演戲的機會已經過去。

接著電腦紀元到來，他見到了一個新契機，那就是人類議士的寶座。他看出來，人類議會的運作程序與習見的民主政體大不相同。人類議士強調的是品德、能力及名聲，名聲尚可用投票解決，能力屬於專業範圍，只有業界可以評鑑。問題在於品德，該怎樣定義品德，又將由誰來評估？

亞當吳仔細推敲，發現正面的品德很難定義評估，負面的品德卻是一目瞭然。他用這個標準評估所有的議士，結論是：戴一副慈善家的面具，沒有明顯讓人反感的缺點，這樣就綽綽有餘了。

亞當吳決定把小弟肯特吳塑造造成議士形像，如同以往在家中演戲一樣，他只要施一點小惠，肯特吳便百依百順，認真地照本宣科。

在專業上，肯特吳學的是分子結構，最時興的高科技。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專家的肯定，這點不難，因為真正從事微分子研究的人多是書獃子，只要有人為他們出面，爭取一些應有的權利，自然會贏得他們的支持。

要有名聲更容易，有了微分子專家的支援，亞當吳安排了各種機會，讓肯特吳在一些年輕專家的陪同下四出曝光，樹立了微分子專家的名聲。

爭取慈善家的認知最為困難，要做慈善家必須先有足夠的資源。這就是亞當吳最高明的地方了，他知道有很多慈善機構，因為不能以營利為目的，都缺乏專業的管理人才。他便毛遂自薦，帶著肯特吳義務為人服務。他利用別人的資金做自己的公共關係，如此這般，在慈善界打下了堅實的聲名。

當第十三屆人類議會改選時，肯特吳順理成章地當上議士，這一屆又得以連任。真正掌舵的卻是幕後的導演亞當吳，編劇的老爸，和做場記的小妹。一家人仍舊沉迷在虛實難卜的戲劇天地裡，只是天地變大了，事件的複雜度也以平方比遞增。

人的一生中有各種成敗得失的機緣，亞當吳也不例外。只是他早就把人生與戲劇劃上等號，既然一切都是假的，自己又何必動心？他只站在觀眾的角度，將一部戲導得淋漓盡致，他力求保持客觀冷靜，很少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劇情中。

如同所有年輕人的歷程，一次既深且重的打擊，曾讓他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，同樣地，又是戲劇的本質拯救了他。人生有什麼值得珍貴的呢？他認為，如果只是一場戲，戲演完了，票房只能決定它的存在價值，而影評也不過是對他工作的肯定與否。因此，他努力克服了自己的困難，把那齣戲殺青了，然後準備下一齣。直到今天，他仍舊秉持著同樣的理念，把人類議會當作他的另一齣新戲。

事情發生在二〇一八年，他十八歲，彼時真人演戲已不多見，而他們這個家庭劇社卻小有名氣，成員增加到十幾位，偶而還受邀到外面參加有償的演出。

劇社中有一位金髮美女，她自己取了「瑪麗蓮」這個藝名，有著洋娃娃的臉蛋，以及魔鬼般的身材。此外，她還有一顆破碎的心，以及一些純真的希望。她也是來自單親家庭，母親在被人遺棄後，獨力將她撫養成人。

瑪麗蓮是個典型的新世代青年，自己沒有一點主張，也沒有半點自信。只要有人搞怪，不管是頭髮尖或是腳丫子，她一定效法模倣，在後面搖旗吶喊，一副自以為是的德性。久而久之，她除了對流行事物極端敏感外，其他一切都沒有放在心上。

要追趕流行，做電影明星是再理想不過的途徑。當瑪麗蓮知道這個戲班子後，她毫不猶豫就成為其中一份子。亞當吳專門為她導了一齣戲，洛杉磯一家電視台買了他的版權，播出後大獲好評，頓時這個家庭劇社名滿全美。

此時美國娛樂市場有了極大的變化，好萊塢早已淡入歷史。由於虛擬影片的興起，舊金山灣區的一些立體動畫公司成為新的龍頭。詎料來自東方的競爭劇烈無比，在數量方面，中國的虛擬影片每年多達一萬八千多部。在內容上更是部部精采，有明確的主題，有系統的規劃，有獨特的風格，更有意想不到的變化。

中國有長達五千年的歷史，經歷了大小兩百多個王朝政權，有無數可歌可泣的倫理道德與人性衝突的故事。此外，有五十多個不同的民族和生活習慣，還有諸子百家、多采多姿的哲學思想，無窮無盡的仙佛精靈、妖魔鬼怪等傳奇和神話。只要將這些一一編成劇本，據專家統計，僅以現有題材為例，可以編成上億部，每部一小時的單元劇。

美國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，又只有唯利是圖的單一價值觀。神話本就不多，思想更是有限，發展到後來，只能不斷追求聲光特效，不斷把刺激提昇到極限。這類節目看多了，感官也逐漸麻木。觀眾終於發現，娛樂不應僅是時間的消磨，在賞心悅目之後，還要有供人咀嚼回味的內涵。

這就是亞當吳能夠用真人表演，繼續存在的理由。虛擬影片從技術上來說，已經能表現出與真人一模一樣的效果，但是在潛意識中，人們總是感到「被騙」了。人不甘受欺，總要找機會看看真人表演。看了真的又不滿意，再去看虛擬的，東晃晃，西盪盪，雖然永遠不能滿足，卻得到了心理平衡的效果。

吳福還是負責劇本寫作，他有感而發，這次編寫了一個晚景淒涼的老者，邂逅一位溫柔體貼的少女，兩個人燃起一段忘齡的黃

昏之戀。當然，男主角是吳福莫屬，女主角正好落在性感動人的瑪麗蓮身上。

人生如戲，不論是戲中、戲外，亞當吳和瑪麗蓮早已雙雙墮入愛河了。但是對亞當吳而言，愛情只是一種新奇的經驗，一種令人難安又耗心費神的遊戲。他自幼就失去母愛，對愛情有太多的憧憬，現在反而近鄉情怯，想要又不敢去拿。

另一方面，吳福心中更是矛盾痛苦，他當然希望兒女幸福。那是他多年以來茹苦含辛，夢寐以求的企盼。不料瑪麗蓮身上兼具天使與魔鬼的特徵，她所散發的青春氣息，正是天下所有男性都無法抗拒的魅力！

對瑪麗蓮來說，她自幼缺乏父愛，吳福正好填補了父親完美的形像。他飽經滄桑，愛家愛子女，為人風趣，是理想而安全的避風港。而亞當吳聰明機智，果斷堅強，前途無量，更是她夢中的白馬王子。兼以當前最流行的時尚，是老少配外加亂倫。瑪麗蓮生活在虛實兩界，徜徉在浮雲頂端，感到人生美滿無比。

戲碼開拍之初，亞當吳認為劇本太過保守，要求父親修改。他說黃昏之戀應該像絢爛的燄火一般，狂熱而艷麗，大膽而露骨。因為青春已逝，既然要追逐天邊的晚霞，理應不顧一切，如飛蛾投火般獻出一切。

吳福有他的顧忌，他提醒兒子，瑪麗蓮太年輕，不適合演出過於激情的床戲。亞當吳反對這種論調，要演戲就得隔離真實生活，否則就不夠專業。父子兩人爭執不下，最終的版本在亞當吳堅持下，敲定了細節。

這次拍的是影片，基於前一次的成功，亞當吳租了一間專業攝影棚，採用四部超高畫素的數位式錄影機，他只要坐在導播室中，用擴音器做現場指導。在他的眼裡，那都是一格一格的畫面。而吳福與瑪麗蓮煽情的表演真實而熱切，如假包換。

在瑪麗蓮的心目中，人生實在是美滿至極，父親、情人、聚塵、真情、幻象、流行、私密交錯混淆，如同美妙的詩篇。天使在雲端飛翔，魔鬼在一旁諂媚，純淨的溫情，纏綿的肉慾融合為一。感覺上是絕對壯烈的，每一次血脈的跳動，都衝擊著全身驚悚的神經。而事實上這一切又都是做作的表演，每一個挑逗的動作、親密的接觸，都令人放心、安然。就像一朵嬌豔的玫瑰，瑪麗蓮在最恰當的時機，毫無保留地盛開了。

吳福一入戲，就感覺到這個黃昏是迴光返照，是他人生最終的一幕。沈睡多年的活火山驚天動地的暴發了，山河變色，霞光直上雲霄。人間除了濃煙、熔漿，就只剩下狂洩而下的層層劫灰。

吳福眼中煥發著幸福的光芒，胸膛裡暢流著鮮紅的血液。激情像排山倒海而來的海嘯，無堅不摧，瀰漫了生命。他原是小心翼翼地背著降落傘，一手拉著安全環，才剛躍出機門，他毅然決然就把降落傘割斷了，準備作最後一跳！

一格格畫面流動著，就像宇宙洪荒，盤古、女媧一個開天闢地，一個採石補天。在外人看來不過是例行的動作，對盤古與女媧而言，卻是全部心血的澆灌。

為什麼油一加溫就會燃燒？為什麼燃燒就是氣化的終極？能量的宣洩原是事態的最後一個階段。人體的接觸只是燃燒的前奏，在生理的壓迫下，平日要想逃避都沒有出口，這一剎氣體膨脹，不僅有了排洩的管道，還加上導演無情地鞭撻！

的確是一場場精采絕倫的好戲！男女主角完全溶入黃昏驚豔的彩霞中。導演更是投入，他看到的，是靜止與活動的鏡頭。肯特吳只關心他的嘴和胃，他已經超重太多，但是每逢美食當前，他就是按捺不住。比莉吳則是「客觀」的，她作為配角，已經相當不甘心了。再一看自己最親愛的父親，竟然和哥哥的女友纏綿繾綣，難分難捨！

戲還沒有拍到一半，比莉吳就抓到了劇中男女主角在劇本之外演出的一場熱戲。現場就在攝影棚後面，一個堆滿活動佈景的小倉庫裡，連擺在道具餐桌上的殘餚都還來不及收拾！滿目斑斕！

「爹！這是哪一場戲？」導演的聲音在戰抖。

「大哥！他們不是在演戲！他們是玩真的！」比莉吳尖叫道。

「笑話！不可能！」

吳福的幸福開始退潮，瑪麗蓮也錯愕在雲間。

時間似乎中止了，畫面淡出淡入了無數次，終於停格了。

「瑪麗蓮！這是真的嗎？」情人的心在淌血。

瑪麗蓮的激情過去了，面對著殘酷的現實，她只覺得無比的厭煩。她把頭掉到一邊，一任褻衣搭在臂上。

「爹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兒子回來了。

「亞當，是我不對！我對不住你！」父親的自白。

「怎麼可以？我們是在做戲呀！」亞當明白了，這一場根本不是戲。他狀似瘋狂地衝上前去，將衣衫不整的父親一把推開。他用力抓起瑪麗蓮的頭髮，狠狠地左右搖晃著，說：「妳！妳這麼賤嗎？」

瑪麗蓮冷冷地說：「我賤？不錯！我愛上了你父親！說不定還會做你的母親！我哪一點賤了？你說！」

吳福痛苦地喊著：「別說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錯！」

亞當把瑪麗蓮放開，痛心地說：「妳為什麼騙我？說妳愛我？」

「我沒有騙你！」

「妳不是說愛我父親嗎？」

「那也是事實！」

「妳怎麼可以同時愛兩個人？」

瑪麗蓮走到吳福身邊，倚著他說：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

「他是我父親呀！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這是亂倫！」

「什麼時代了，談什麼倫理？」

「妳是我的！」

「我又沒有嫁給你！」

吳福痛苦地呻吟著：「對不起，是我錯了，我錯了。」

比莉指著瑪麗蓮，狠狠地說：「我早就知道她是禍水！狐狸精！」

吳福的慚悔：「乖女兒，是我不對！」

比莉瘋狂地嘶喊：「別叫我乖女兒！」

肯特從外面進來，一見到餐桌，口頭禪就冒出來：「有什麼好吃的？」

瑪麗蓮一邊輕撫著吳福的頭，一邊慢慢穿起衣服，輕描淡寫地說：「沒什麼好說的，我走就是了。」

吳福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了：「對不起，該我走。」

肯特還沒有理會過來，只說：「你們去哪裡？上館子？」

比莉有氣沒有地方出，罵道：「你就免開尊口吧！吃！吃！吃！吃不死你？」

肯特笑著說：「笑話！天下哪有吃死人的？」

亞當還沒有轉過來：「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」

肯特說：「當然會變成這個樣子！」

亞當火大了，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

「我當然懂！他們沒有把菜拿開，盤子都翻了！」

亞當怒道：「這裡沒有你的戲，還不滾開！」

「嘿！老大，我什麼都沒吃到，你火什麼？」

亞當大喊：「閉口！」

「閉口？那叫我怎麼吃？」

比莉忙解釋：「忘掉你的菜吧！你沒見到他們的醜相嗎？」

「他們出醜，怪我做什麼？」

比莉吼道：「肯特！你還沒開竅？」

肯特睜大了眼睛：「奇怪！妳兇什麼兇？」

比莉怒道：「你不知道這事有多髒！」

肯特笑了，得意地說：「誰教妳不讓我把菜吃光？髒了衣服吧！」

比莉怒不可遏：「什麼衣服？你沒看到人嗎？」

肯特說：「髒了人，洗個澡就是！」

吳福雙手掩住耳朵，痛苦地說：「比莉，請原諒我老糊塗。」

比莉妒意更甚：「你別叫我！我聽了噁心！」

肯特臉色一整說：「老姐！爹辛辛苦苦把我們養這麼大，就弄髒了衣服又算什麼？再說，我早先說要把菜收起來，妳就怪我想偷吃！」

比莉破口大罵：「你這隻豬！閉嘴！」

肯特也生氣了：「妳憑什麼大吼大叫的？」

亞當大吼道：「該生氣的是我！」

瑪麗蓮火氣更大：「你憑什麼生氣？」

吳福跪在地上，向三個兒女叩頭說：「請原諒我這個老糊塗吧，二十年來，我以為自己只是個帶小雞的老公雞，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還是個人！」

瑪麗蓮心腸一軟，顧不得眾目睽睽，一把將吳福抱在懷裡，說：「這些人沒有良心，我們走，我會照顧你的。」

亞當天人交戰，抱著頭，蹲在牆角。

肯特這才看出來，在這盤菜後面，還有其他的花樣。

比莉越想越不甘心，以往她是爸爸的乖寶，那種倒在父親寬闊的胸前撒嬌的滋味，立刻變成強烈的酸水。看著瑪麗蓮扶著吳福，雙雙移到桌子邊，她像一頭獵豹，兇猛地跳起來，向瑪麗蓮撲去……

吳福剛剛靠在桌子邊沿，一個重心不穩，只得拼命抓住桌子。桌子一翻，佈景架一個接一個都倒下來了！只聽到唏噓嘩啦響聲連連，塵飛土揚，慘叫之聲不絕。等亞當兄弟反應過來，七手八腳把雜物搬開，才看到吳福、瑪麗蓮與比莉倒在斷木殘架之間，鮮血滿地，三個人都受了重傷。

事後，亞當吳收斂了，絕口不提拍電影的事。瑪麗蓮走了，走得沒有一絲影子。比莉破了相，儘管在新世代整容不是問題，她始終無法在鏡子裡看到以往的自己。吳福進了精神療養院，因為老先生現在只會說一句話：「請原諒我，都是我對！」

人髒了嗎？人何曾乾淨過？聖人只是在機運掌控下，「壞事」沒有發生在他身上而已。要避免壞事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人不僅要命好、運好，還要有定心忍性的工夫，有坐懷不亂、財不動心、權不滋慾的能耐，更重要的是得遠離人群，少惹凡塵。

本來嘛！對一般人而言，人生是個謎團，沒有幾個人想打破腦袋，解開這個大謎。人有身體，身體準備了各種感官，感官是為了辨別「利害」而存在。人們活著，活著只是因為感官「感覺有利」，有利才能生存。

有誰會問，生存是為了什麼？不去問，不去想，人是人，謎還是謎。冬去春來，一代又一代，偏偏生了還會死！巧卻巧在未死之前，人空有一個大腦，裡面裝滿了依附在感官記憶中的殘象，拼命抱著捨不得放。

生存不過是為了種族的延續，延續是基於能量變化，變化的結果產生了一連串的歷程。從時間流向來分析這個歷程，物種和物種所處的環境，都是由無到有、由簡單到複雜，故被稱為「進化」。縱使進化到人類，也不過是時空激流中的一個狹谷罷了！

再深一層分析，有機結構是建立在蛋白質的長分子性質上，每種長分子都有一定的特性，且能因應環境變化，彼此無限地聯結和複製。環境變化決定了存在的條件，分子間的聯結產生了新的物種，複製則遺傳了物種的特性。

在能量世界中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等，環境壓力就是作用力，物種因應變化將作用力累積下來，反作用力也相對增進。隨著作用力的累積，能量效率逐漸提高，物種的特性也藉由複製一代一代傳衍。同樣的，物種的反作用力也成為記錄的一部分。

人類是進化河流中的一支，因能利用已往的記錄，從而產生了新的航道。然而下游與上游仍流著同樣的河水，所有的物種都有感官，只是人的航道有別，能克服感官本能的利害認知。以不沾染於感官的理性思維，從極抽象的記錄結構中找尋水源，進一步得到智慧，才能回到本來，認知進化的真實。

這又說明了什麼？人類是進化的一部分，如果把時間單位放大千萬倍，人類在狹谷中的歷程就相當於河流起了一個水花。那，水花又代表什麼？當然，一般人連一秒鐘都懶得多想，因為這已經超越了感官所能感受的範圍，與生存沒有什麼關係了。

有些江河的流水，沒有深谷的激盪，沒有礁石的衝擊，蜿蜒在平原之上，最後平平靜靜地回歸大海。沒有壓力就沒有反壓力，沒有反壓力，人生就不可能激起澎湃的水花。有人會贊嘆說：「啊！看呀！多麼幸福的人生！」

在雲天之上，在太空之巔俯視，地球不過是一粒渺小的微塵。水的循環生生不息，卻有一些水分子獲得了足夠的動能，悠遊在太空之中。

有人舒適地躺在沙發上，口嚼香檳，目迷五色，不屑地說：「神經病！這個世界多美好！跑到那麼遠的鬼地方幹什麼？」是了，人生之謎難解就在此。

時間是毒藥，也是解毒之藥，人性在時間的療養下，一天一天地成長。

這些年來，亞當把全部精力發洩在議會中，在身份上他是弟弟的助理，事實上他才是真正的決策人。至於那個腦滿腸肥的肯特，已經吃成精了，身居世界美食協會的主席，不論夢中或是真實人生，隨時隨地食不離口。

亞當半調子導演做久了，習慣於狎弄別人，更怕受到他人的算計。他很清楚事物的真真假假不過在一念之間，他只是無法看透「真假」而已。

新時代的新環境是一個嶄新的大陷阱，虛擬真實正是禍首元凶。偶而亞當吳也會一遊夢鄉，但是夢中的一切太順利了，連「設計」一個「困難」的情節都太「容易」了。對一個精通戲劇本質的人來說，人生的真實建立在對比的感受上，沒有死亡的絕對痛苦，就得不到生存的極度歡愉！

他試著麻醉自己，向當局申請清除過去的全部記憶。不幸基於二〇二四宣言的精神，任何人的永久記憶不得隨意變更（心理感受和短期記憶可以清除，但永久記憶涉及人性，只能任由自然機制去處理）。因為長生不死的人最大的恐懼便是死亡，而一個沒有記憶的人，不知恐懼為何物，他對別人的威脅就相當於一顆不定時炸彈。

骨子裡，這才是亞當吳進軍人類議會真正的動機，他想透過立法，把宣言中有關人類長生的條文刪去。但是他發現自己孤立無援，連一向對他唯命是從的小弟，都漲紅了脖子據理力爭！最後，他不得不向現實妥協，用各種麻痺方法，接受這種不生不死，不痛不癢，不真不假的現代化人生。

亞當吳懷著憤世嫉俗的心態，專在人類議會中唱反調。他那些戲劇化的手法，具有極大的煽惑力，久而久之便釀成一股無比的勢力。只是他沒有問政的重心，也沒有實質的內涵，長久以來一直缺乏一個方向。

這次的問題出在那個「玩具」上，杏娃著實花了不少工夫，把它設計得栩栩如生。其實這樣說並不公平，杏娃沒有刻意設計，她只是把真實的地球複製後縮小。連模型中的各種動物，也都有同樣的蛋白質分子結構。

麻煩就出在這裡，當地球逼近太陽時，溫度上升，肉烤熟了，竟泛出淡淡的清香。肯特吳只有一個鼻子管用，一見到這個模型，他連看都沒有細看，鼻尖一聳，嗅了兩下。嗯！一定是美食協會送來的新樣品，吃了再說！

肯特吳不過受了點皮肉之痛，亞當吳卻發現了一個可以令血液沸騰的新目標——聲討電腦當局！